

看著相中的我們，我不禁潸然淚下。我把相片釘在牆上，然後靜靜地入睡。在夢中，我又看見您在向我招手。

「一心，我們聊一聊吧！」您再次把我從課室喊出來，我知道，您是為了我著想，但當時的我並不領情，只覺得您煩。我為了控制自己的情緒，我趕緊吃了隨身攜帶的藥。

是的，我是一名情緒病患者。從中三開始，我便成為「被上帝挑選的孩子」。許多老師都覺得我是一個「難控制」的學生，一不留神就會發病，所以我習慣了把軟弱的一面收起來，變成一隻小刺蝟。我心裡堅信，陳老師也會是這樣的人，受不了我，然後拍拍屁股走人。但，我想我錯了。

「一心，你這一星期的情緒差了很多，我們必須送你入院。」聽到這句，我心裡是怨恨的，恨您又把我送入醫院這無間地獄。但我只有十六歲，沒有反抗的餘地。我變得消極怠慢，在冰冷的病房裏成為一具行屍走肉。

我拒絕打電話給我所熟悉的人，斷絕溝通，把自己孤立在一座小島上，那裡只有我，和無盡的孤獨。正鬱鬱寡歡時，我突然聽見護士在廣播喊我的名字。

「林一心，你的老師來見你了，請到門口見面。」

老師？正當我疑惑時，我已走到門口，看見的卻是我所最憎恨的人。還沒有說幾句話，陳老師已被勒令離開。您只好無奈地叫護士把兩袋滿滿的零食及一封信交給我。

「日出東海落西山，愁也一天，喜也一天；遇事不鑽牛角尖，人也舒坦，心也舒坦。」這是您送給我的话，如荒涼的孤島中迎來一絲溫暖的陽光，逐漸驅散漫天陰霾烏雲。您曾說過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，也曾說過天塌下來，您會替我頂著。從前的我只會嗤之以鼻，但現在，我深信您對我的好是發自內心。我沒有幸福的家庭，但您願意成為我的「母親」，帶我體會世間人情冷暖。陳老師，謝謝你！

午夜夢迴，每當想起陳老師特意來醫院探望我後離開的背影，仍會感動得眼泛淚光。陳老師，感謝您，是您陪伴我走過低谷，在荊棘滿途的成長路上，指引我方向。